



# 黑手党

美国黑手党



上

关于黑手党，过去曾出版过有选择性的一般译著，但该组织的全部内幕及大量鲜为人知的细节尚未完全披露。本书是世界上至今记述黑手党发生、发展及现状的最权威的著作。

青海人民出版社



# 黑手党

## 目 录

---



目



录

### 第一章 乱 伦..... (1)

- 最近，可爱的小姑娘总是在深夜醒来，在噩梦中尖叫。“我看不下去我的孩子哭，”尼克表示，“那使我沮丧。而更糟的是，她不肯谈是什么正在使她不安。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 “这个变态男人，”弗兰基一个手指直指着吃惊的乔治·科罗瓦斯，紧咬着牙说，“一直在干你的女儿——这就是她一直做噩梦，十分沮丧不安的原因……”
- 这间餐室陷入一种可怕的寂静，只有被判处死刑的人那沉重的呼吸声打破了寂静——而后是尼克向他弟弟的头射去迅速的两下枪声。
- 两个一模一样的洞撕开了乔治·科罗瓦斯的太阳穴，鲜血从中喷涌而出。

### 第二章 血腥暗杀..... (26)

- “两把刀”十分惧怕弗兰基，但这种惧怕与弗兰基的弟弟的奴颜迥然不同。对威利来说，弗兰基·耶尔代表着权力——那种最丑恶的权力，如果他犯了一个错误如进行了出卖行为的话，那种权力能派

别的杀手来干掉他。

- “好吧，让我们别说无聊的废话了！”耶尔厉声说着，把拳头捶在桌上。“因为威利让他妹妹勾上一个爱尔兰人，我们不原谅他，但如果帮会使米汉堕入一个圈套的话，我们想听听怎么办。”

“好了！好了！”皮萨诺小声说。“现在，在那个该死的爱尔兰人使我坚硬之前向他开枪吧！”

- 女人尖叫声穿透了香烟和雪茄的烟雾和子弹不断的响声。男人女人出于本能钻到桌子底下。另一些人站着或坐着，或者是出于惊奇，或是出于恐惧，瘫痪得无法去寻找遮掩。

### 第三章 第一代教父 ..... (69)

- 麦康奈尔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在年轻的德莱斯莱波兰佐身上，满脸怒容，“你这个撒谎的狗杂种，你甚至不再上学校去了——你他妈的究竟为什么对我这么胡说八道呢？”
- 这是一个不会让人误解的信号：一个像巴尔萨莫这样高地位的名人，根本不会用头衔称呼一个地位比他低的黑手党党徒。
- 白手帮计划在那天晚上劫掠一个滨水区的仓库。耶尔推算这样的鬼把戏会需要相当的人力，因而做出了推论，洛维根本不可能为了在科尼艾兰的越轨行动而转移他的手下。
- 在意大利人的葬礼上，激情高涨得多不是因为他们施陶赫的伤痛比爱尔兰人曾遭受的要大，而是因为安娜·巴莱斯特罗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 第四章 复仇大清洗 ..... (111)

- 阿戈里亚把他投入在黑帮组织上的时间和努力看作某种与公民义务相像的东西，很像守法的公民们在学校委员会和邻里联合会。

## 目 录

- 那个女人，她告诉我，叫琼芬尼根，就住在邻里一带，她认识她，而后萨莉说，将近有一年了，每个星期日下午她们……
- 他迅速把那把刀从埃迪的脖颈前部划过。刀深深地扎进麦克麦兰的喉咙。血像喷泉一样喷涌而出。“甜蜜的小伙子”切断了埃迪的脖颈静脉，而且还用一扫无遗的刀技成功地刺穿了喉部。
- 在那辆车被安放之前，警察们看见了前座上两个被枪打死的白手帮匪徒的尸体。普格·麦卡锡的头仍然从破碎的挡风玻璃中伸出来。除去普格脸上被撕破了、垂吊着的血肉以外，还有一大块碎玻璃从他右眼中伸了出来。这些使警察十分恶心。

### 第五章 向上帝忏悔 ..... (153)

- 他最喜欢的战术就是抓住一个拖欠债务的人，在一种狗熊式的拥抱中用力挤压他。这样总是使那个欠钱的人确信，这个星期最好是偿还借款为妙，而不是养活他的亲人们。

### 第六章 阴河里的尸体 ..... (197)

- 对那张面孔如实的恢复不可避免地引起死者的亲友——殡仪员的高度赞扬。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像瞻仰一个亲爱的死者遗体，像他生前那样看到他这样一个最后的机会那么宝贵。
- 那颗子弹打进了那个男人的胸膛。他的尸体向后猛抛过去。他还没有触地，又有两颗子弹打中了他。那种力量使他的身体旋转着。

### 第七章 暴徒之爱 ..... (225)

- 她讲了她丈夫怎样在他们的二十九年婚姻生活中始终虐待她，他怎样夜复一夜地把她打得遍身伤痕，还有对她来说和洛诺根一起生活是多么不幸，这些证言打开了泪水的闸门。

- 他们感到了一种利润逐渐减少的倾向。说到底，他们仍在为巴蒂斯塔·巴尔萨莫从高尔顿鱼市场送来的订货付给他现行利润，但他们的纯收入已大大减少。

### 第八章 黑道赚钱术 ..... (239)

- 尽管玛丽·卡拉汉在那个圣诞节遭受了极大的悲痛，但她还有一个小小的慰藉，那就是她知道丈夫是带着她给他的圣诞礼物到坟墓去的。
- “他们告诉我说，奥巴尼安是糟糕的花商，”卡彭继续说。“他根本不配干那行……所以在你订了花，而你又不喜欢它们之后，你，我的好朋友，砸掉他的生意……”
- 他达到了迄今为止在美国的黑社会中无法计量的权力与威望的顶点。他的影响力扩展到全国。集权，在他为了完全控制布鲁克林的非法营生而和白手帮进行长期斗争中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 第九章 圣诞节与坟墓 ..... (248)

- 从传统上讲，它一直是一个不带女伴的聚会，以来自一些百老汇夜总会舞蹈团的脱衣舞女和姑娘们做那些匪徒喝酒、吃饭和跳舞的同伴为特色。
- 他向那个白手帮的匪首发出了一种雷鸣般的挑战：  
“嘿，‘假腿’，你这个淫妇妓女的杂种，从那儿出来。我想让你脱离人间苦海！”
- 所有匪首在自己的时间里，以自己的方法，尽力帮助这个组织在赌博、毒品、劳工勒索、高利贷、卖淫、色情描写，甚至是在对诸如回收垃圾、旅馆与餐馆供应公司、自动售货机行业，还有许多其他的企业控制中，变得大了点儿，强了一点儿，更无所不在了一点。

儿。

### **第十章 三门高级轿车 ..... (278)**

- 阿尔·卡彭变成了一个传奇人物：头号公敌——而且，尽管他统治着广大的芝加哥下流社会，并经营卖私酒、卖淫和敲诈勒索等非法勾当，却被认为是在法律的管辖范围之外。
- 他可以邀请附近妓院的妓女中最年轻最漂亮的女人。阿尔作为一个嗜爱在女人中间厮混的男人的臭名声，压根儿就没有什么了不起。死去的乔·霍华德所说的有关“疤脸”的话显然是有一些真义：他是个差劲的情人。
- 尽管解开恐怖的罪恶之迷，最后一条捷径被死亡阻断了，但芝加哥的商业界、市民和改革组织的强烈抗议越来越强烈，达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高度。

### **第十一章 下流社会内幕 ..... (301)**

- 政府的论据是：由于卡彭十分随便地花掉如此巨额的现金，他一定作为收入得到过它们。
- 陪审团退下去核实证据和证词。当陪审团回来以后的裁决是：有罪！
- 但萨尔瓦托雷·马拉赞诺给人深刻印象，使他无法得到他所寻求的对这个城市下流社会完全的权力和控制，马拉赞诺率领着由来自戈尔福海堡可怕的匪徒们组成的一个特别大的集团。

### **第十二章 审判台 ..... (330)**

- 卢恰诺成了美国所见过的统治地位最显赫的匪首。他使阿尔·卡彭对芝加哥黑社会的统治看上去就像个幼儿园。他像一个传说中的王

国君主那样指引着他的广大帝国。

- 这个新匪首在家乡前一个使人胆寒的例子是他在 1932 年偶然到了美丽的安娜·韦诺蒂柯那件事。维托对她一见钟情，但他的浪漫情事被另一个男人阻碍了，那就是安娜的丈夫杰拉尔多·韦诺蒂柯。

### 第十三章 一本万利的妓院 ..... (347)

- “大绿丸”在蒙特利尔躲藏时美元快花完了，于是他向纽约的大老板们写信要现金。那张便条在语言中表示了一种暗含的威胁，如果他不能马上得到五千元，他就告发莱普克和谋杀社团的整个统治集团。
- 那就是政府为什么这么乐意提前把他从贩毒罪名的服刑中放出来的真正原因。因为，如果他万——还有谋杀社团许多别的杀手——被判有罪的话。社会就会以某种很小的程度开始得以雪耻。

### 第十四章 巧妙的威胁手腕 ..... (367)

- 他的合伙人们，无论是那些匪徒们还是那些合法的企业家银行家们，没有一个人能在盛大的开业式上敢挑“幽灵”的错。随着一飞机一飞机的好莱坞名人们被用包机送到它炫目的环境中，这个华丽的饭店兼赌场马上就取得了巨大成功。
- 他们离开的时候，他跟在他们后面出去了，从他们那儿买了一个漂亮的钻石戒指。当雷洛发现西斯勒手指上的那个戒指时，他一把抓住了这个商人的脖领子，急切想知道他是从哪儿得到这个闪光诱人的东西。

### 第十五章 好莱坞 ..... (410)

- 达娜召开惊人的晚会，把钻石看作生活的必需品之一，就好像她是



## 目 录

---

一个为洛德和泰勒采购人一样订衣服，而且总的说来，就好像诺克斯堡的钥匙归她丈夫所有那样乱花钱。

- 但是汤米·卢切斯六十多岁了，既没有愿望也没有精力去承担这样一个角色。他满足于管理他自己的家庭，从这个匪帮非法的与“合法的”营生中迅速取得高收益。

### 第十六章 希尔顿饭店 ..... (435)

- 两派阵线分明分裂了，而且必须去武装准备自己，就像加洛对普法西战争做过的那样，把大街变成血淋淋的巷子。几十年来十分成功地存在下来的这个家族看上去就要支离破碎。
- 可怕的时间终于来了。甚至连卡洛·甘比诺都对约瑟夫·科隆博感到苦恼。并不是因为他管理他的匪帮的方式，而是因为他突然像下流社会的成员谁都不曾做过的那样誓死捍卫黑手党。
- 在三天以后举行的葬礼上，妹妹卡尔米拉晃站在棺材前面，向她听不见的哥哥哭叫着：“要让血染红这些街道，乔伊！”
- 那些钱由有组织的罪恶活动人物，在内华达开办的赌场提供资金，并转到在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各种各样在疗养业投资的黑社会投资者手中。

### 第十七章 家族之争 ..... (448)

- 这个匪帮通过一个巨大的联合企业，对这个城市的许许多多商店施加影响，这个联合大企业有许多子公司和商业——所有可以想到的生财之术——的方面打交道。这个匪帮的黑手——或者说它的亿万美元——触到了普通的美国人一天二十四小时中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中一个非常重大的部分。
- 有组织的罪恶活动从这个城市的服装中心——一个雇用二十多万

人，一年产值一百二十亿的工业——中的收入，不仅来自“合法的”投资，而且来自诸如放高利贷，盗窃工会的抚恤金贷款，造假工资单，勒索，拦路抢劫，敲诈勒索的放债，赌博和非法的保护营生的二十种或更多的非法活动。

### 第十八章 巨富来源 ..... (474)

- 也没有任何人能进入纽约大都会地区，着手于性生意的亿万美元工业：经营放三级影片的影院，私人女郎按摩室，从小孔偷看下流表演，还有许多别的色情和堕落的非法营生，除非首先向黑手党传递样品，同意为了成为那些罪恶的霸主不仅在纽约，而且在这个国家的其他每一个城市控制性工厂的那一特权而定期上贡。
- 在黑手党最上层的老板——随着新一代中越来越多的人变得对命令顽固对抗，忿愤不满，他们感到自己的控制正在松脱——的批准下，那些移民被赋予了更大的自由来进行地下活动。甚至允许他们勒索那些本人是勒索能手的自家人。

### 尾声 ..... (513)

## 第一章 乱 伦

最近，那个小姑娘总是在深夜醒来，在噩梦中尖叫。“我看不下我的孩子哭，”尼克表示。“那使我沮丧。而且更糟的是，她甚至不肯谈是什么正在使她不安。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了。”

1919年8月4日那天闷热得让人无法忍受。在正午，气温达到了华氏九十五度——就在这时，两个衣冠楚楚，穿着棕榈滩套装，戴着巴拿马草帽，相貌凶恶的人，邈达着离开热闹的弗拉特巴什大街，进了布鲁克林商业区的奥林匹斯山餐馆。

“你们好，我的好朋友们，”一个带着浓重的希腊口音的声音欢迎着这两个人。对于老板尼克·科罗瓦斯的这伙人来说，根本无需对他们两个人加以介绍。弗兰基·耶尔是在下流社会中升得最快的匪首之一；他肌肉发达矮胖的同伴和重要助手“小奥吉·皮萨诺”安东尼·卡法诺（他还以“意大利人奥吉”而闻名）也同样有名。

“来，让我给你们一张靠近后面大电扇的桌子，在那儿你们就凉快了，”科罗瓦斯主动提出。这个说话柔和，很有风度的餐馆主人自从1918年某个阴沉的冬夜之后就把耶尔看作了

英雄，当时，一个最多有十岁的男孩子正在餐馆外的一个临时报摊上兜售晚报和晨报。那天晚上，在那一摞摞报纸本该售光的钟点，它们仍然摆得高高的。那应该呆在室内的天气，大街上空无人迹。

尼克看着耶尔向那个男孩子走过去，用一张干净的五十元钞票把他报摊上的报全都买了下来，并命令他“回家去见你妈妈。”尼克从来也没有忘记那件事。对于一个来到美国之前只知道贫穷，通过自己的力量，通过洗盘子，而后做厨师，直到好不容易攒了足够的钱开自己的餐馆贫穷的斯巴达村庄的移民来说，这个下流社会的恶棍对这个报童的举止是一种真正慷慨的榜样。

**那个小姑娘总是在深夜醒来，在噩梦中尖叫。“我看不了我的孩子哭，”尼克表示。“那使我沮丧。而且更糟的是，她甚至不肯谈是什么正在使她不安。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了。”**

他把客人们安置好，让他们点了菜，而后走进厨房去确保饭菜做得使弗兰基和小奥吉满意。耶尔对皮萨诺评论说，尼克不像他通常那样微笑热情。“有什么事正在使他烦恼，”他说。

当尼克把食物端出来，为他的客人们摆好时耶尔问他，什么事正在使他不安。尼克只是耸耸肩说一切正常。耶尔并不相信他的话。

“尼克，你心里有事，我的好朋友。是什么事？有人在使你烦恼？你和这儿的帮工有麻烦？”

尼克摇摇头。“不，根本不是那样的事。它是一件私事……”

他的声音渐渐地小了，没有了，于是耶尔感到，一个极大的问题正在折磨着尼克。

“我们到后房去吧，在那儿我们可以谈谈。”耶尔提议。他站起身，一只手伸进裤兜，掏出一摞现金来。他抽出一张十元钞票，打发小奥吉到附近一家酒店去买一瓶威士忌来。

奥吉回来以后，三个人退到了后房。斟了酒，弗兰基和奥吉重新坐了下来，倾听尼克的困境。

科罗瓦斯的话说得相当犹豫，他很努力地说：“是因为……我的女儿……奥林匹亚……你认识她弗兰基……两个月以前为了她的生日你给了她二十元……”

耶尔认识那个姑娘。她长着一张天使般的面孔，卷曲的茶褐色长发垂在后背上。他还记得，那时她八岁。

尼克解释说，在过去几周里，奥林匹亚异常的忧郁，经常没有任何显而易见的原因就哭泣，并拒绝吃饭。

“这根本就不像我的女儿，”尼克说。“最后我们把她带到了医生那儿，但他找不到她有什么毛病。他认为她正在经历一个痛苦阶段，但我妻子和我就知道有什么事不对头。”

最近，那个小姑娘总是在深夜醒来，在噩梦中尖叫。“我看不了我的孩子豪哭，”尼克表示。“那使我沮丧。而且更糟的是，她甚至不肯谈是什么正在使她强烈不安。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了。”

耶尔想出了一个直接了当的解决办法。

“你知道我打算为你做什么吗？”为了强调自己的话，他停顿了一下。而后，他大大地挥了一下手，摊出了他为了探知那个小姑娘心里的秘密而制定的计划。

“我要让玛丽·德斯帕诺这个周末把奥林匹亚带到科尼艾兰去。也许她骑几趟马，吃一些冰淇淋之后，会向玛丽坦白，告诉她什么事正在烦扰她。”

玛丽·德斯帕诺是一个像圣徒一样的四十五岁的寡妇，独自住在布鲁克林小意大利中心的工会街与亨利街街角的一套经济公寓中。她的丈夫和儿子是1917年重流行性感冒的牺牲品，自那以后玛丽只穿黑色的晨衣。

孩子们很喜爱玛丽，他们中许多人把她当作知心人。他们能够把自己的私人生活事和最重要的问题告诉她，那些是他们不敢去和自己的母亲讨论的。

那个星期天，玛丽把奥林匹亚带到了布鲁克林海岸那个著名的夏日游乐场，在那儿，她们在骑了一圈马，吃了些热狗、法式煎货、牛奶蛋糊冻和棉花糖之后，那个小姑娘松了口。

在安全地把奥林匹亚安置在家里以后，玛丽·德斯帕诺找到了耶尔，把一直使尼克的女儿十分愁苦、总做噩梦的原因告诉了他。弗兰基喊出了一连串表示性质、特征的形容词，把手重重一拍在餐室的墙上，使镜框发出嘎啦嘎啦的响声，灰泥中留下了一条裂缝。

玛丽走后，耶尔往餐馆打电话，请尼克让他妻子为随后那个星期日准备正餐。

“我想和你与玛丽亚一起吃饭。而且一定把你兄弟乔治也请来，那是非常重要的。但孩子们将不和我们一起吃饭。玛丽将带奥林匹亚和你的两个儿子去科尼艾兰再玩一次。”

尼克的宴请设在克林顿大街的一座褐色砂石大楼里，离餐馆不过八个街区远。尼克在门口迎接了弗兰基·耶尔，把他引进了起居室，尼克的妻子玛丽亚和兄弟已经坐在了那里。

稍稍谈了一会儿之后，科罗瓦斯太太道了对不起，起身去

准备正餐。二十分钟以后，她把烤牛腿和各种花色配菜端到了桌上，并召唤耶尔，她的丈夫，还有小叔子，进了餐室。

**“这个男人，”弗兰基一个手指直指着吃惊的乔治·科罗瓦斯，紧咬着牙说，“一直在干你的女儿——那就是她一直做噩梦，十分沮丧不安的原因——”**

吃饭的时候，谈话挺简单，没有拘束。尼克妻子把盘子收干净后，端上了传统的土耳其咖啡、希腊人餐后精美食物、巴克拉娃餐末点心、还有小杯加香料的白兰地。

直到这时，科罗瓦斯一家人尚没有一个人知道弗兰基·耶尔为什么安排了这次聚会。这时，耶尔喝下了他的最后一口白兰地，向他的主人转过身去。

“尼克，”耶尔愁眉苦脸地开了口。“我有关于奥林匹亚的很坏的消息。她做噩梦的原因是因为……”

弗兰基的话音渐渐变小，几乎没有了。但只是一会儿，他的目光燃烧起来，他不能再保守住玛丽·德斯帕诺发掘出的有关尼克女儿的那令人目瞪口呆的秘密了。

“……仔细听着，尼克，”耶尔重新开始说。“关于奥林匹亚，我有很坏的消息要告诉你……”

弗兰基说着，又犹豫了。他正在掂量自己的词句，看上去是想以精确的语言来表达他要告诉尼克的那个信息。

“弗兰基，”一直期待着的尼克脱口说出，“你想说什么？”

“好吧，我的朋友，我一定不再旁敲侧击了，”耶尔粗声粗气地说。“我要告诉你我发现的……”

耶尔转过身，怒目注视着尼克的弟弟，小奥林匹亚的叔叔乔治。

“这个男人，”弗兰基一个手指直指着吃惊的乔治·科罗瓦斯，紧咬着牙说，“一直在干你的女儿——那就是她一直做噩梦，十分沮丧不安的原因——”

尼克极为震惊，转过身，无法相信怒视着弟弟，他的面孔突然变成了一张黑色的面具。

乔治笔直地坐在桌旁他的椅子上，呆若木鸡，哑口无言。

尼克还没能说出一个词，耶尔就继续讲述了玛丽·德斯帕诺从奥林匹亚那里得知的事情。

“这件事持续有两个月了——从你弟弟的船为了修理驶入船坞，他来看你的时候起。奥林匹亚告诉了玛丽，乔治怎么用给她巧克力的许诺哄她到地窖去。他对她做了邪恶的事情。在他用少女使自己满意了之后，他警告奥林匹亚，如果她把他正在对她干的事告诉任何人，他就杀了她。”

尼克又转过身来，再次难以置信地怒视着自己的弟弟。乔治·科罗瓦斯变得惊恐了。他跳起来往门口跑。耶尔叫道，“坐下来，你这个令人作呕的堕落的大混蛋！”乔治顿时噤若寒蝉。

乔治服从地，双腿颤抖着向他的椅子走回去，坐了下来。他等待着弗兰基·耶尔的下一道命令，出了一身冷汗。

当弗兰基解开短上衣，从臀部的枪套中取出一支0.45毫米口径的左轮时，乔治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弗兰基竖起扳机，把枪管对准乔治的头。“在有人正讲话的时候你不该这么没有礼貌。”他咆哮着。

乔治靠着餐桌旁椅子的椅背，顺从地听着弗兰基·耶尔讲述有关奥林匹亚的痛苦经历。

弗兰基讲了尼克和玛丽亚的女儿被她叔叔凌辱的最卑劣的



细节，讲了他威胁她，如果她把他正对她干的脏事告诉任何人，他就杀死她，还有恐惧怎样驱使她躲入一个惧怕与混乱的躯壳中，尼克和玛丽亚完全垮了。

耶尔讲完以后，向尼克转过身去，把手枪放在他面前的桌上。

“超乎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尼克，”耶尔用一种缓慢而有节奏的语调说，“我极想杀死你这个下流的混蛋弟弟。但我不自私。我不想剥夺你的这个荣誉。”

尼克不相信地凝视着耶尔。

“……你想要……我……杀死……我的……我的弟弟……？”他结结巴巴地说。

耶尔怒视着尼克，眼睛眯成了缝。

“我知道你是一个文雅、举止温和的人，我的朋友。但我这么麻烦地去努力发现正在使奥林匹亚不安的事，并不是为了使你弟弟逃脱他该受到的惩罚——从而给予他惩罚，而那个人就是你！”

尼克的手慢慢地向桌上的那支枪伸去。乔治·科尼瓦斯始终蜷缩在椅子上，目光追随着哥哥颤抖的手。

尼克握住那支枪的时候，乔治突然用希腊语哀怨地叫道：“Adelphi, mou……oyi!”

那番恳求的意思是“我的哥哥……不要！”，但它没有被人注意到。

尼克·科罗瓦斯象弗兰基·耶尔命令他的那样，一心复仇。他用那支0.45口径的手枪瞄准了他弟弟正在出汗的太阳穴。

乔治又哀求着，“请求你，尼克……我忍不住。我是一个不健全的人……”

尼克怒视着乔治，尖叫道，“有你这样一个弟弟，我很耻